

这位菏泽籍北朝文人曾留下“韩陵片石”的典故，却最终被活活饿死

温子昇：乱世才子的悲剧命运

□张漱耳

才分拔尖名噪一时
效力乱世甘苦自知

温子昇，字鹏举，济阴郡冤句县（今菏泽西南）人。系晋朝大将军温峤后裔，父亲温晖，曾当过兗州左将军长史，行济阴郡事。温子昇在鲜卑族建立北魏百余年后的太和十九年（495年）出生。优裕的家庭条件，让他从小得以博览百家群书，成名早于同辈人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文章就写得清丽婉约，广为世人所传诵。

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（517年），全国选拔辞人补充御史之职，参加应试者逾八百，温子昇名列榜首，时年才二十二岁。自此，北魏朝廷的重要文件均由他起草，深为孝明帝赏识。

武泰元年（528年），孝明帝被灵太后毒杀，契胡族出身的权臣尔朱荣掌控了北魏朝政，拥立孝庄帝元子攸即位。时温子昇官拜五品南主客郎中，负责记录皇帝日常言语行动。一次因脱岗没尽职值班，被刚刚上任的录尚书事元天穆查到。

元天穆爵号上党王，《北史》称“以疏属，本无德望”，凭借与尔朱荣拜把子兄弟的关系升居高位。新官上任三把火。他想拿温子昇立威，不但把他胖揍了一顿，还将此事上奏孝庄帝，提出罢黜其官职。孝庄帝虽忌惮元天穆是尔朱荣同党，也忍不住站出来维护温子昇：“当世才子不过数人，怎能因为这点小过失就罢黜他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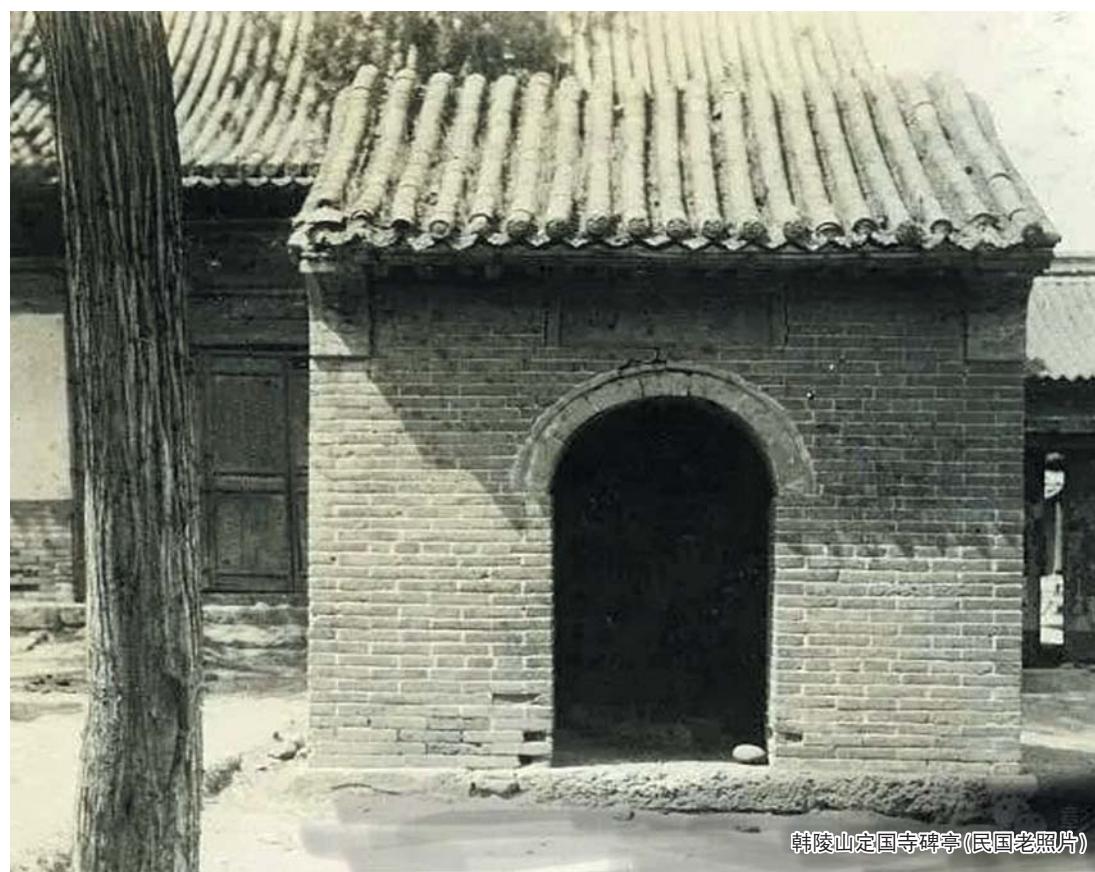
自此，天穆渐渐闻知温子昇才名，显出了宽宏大量的一面，没再欺负他。在奉命率兵前往青州北海郡（今潍坊市）征伐刑果时，天穆传令温子昇随军前往。温怕他记恨报复，不敢答应。天穆让人捎话：“我哪能老记恨前事呢？我是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人，才叫他同往，这是量才重用。”温子昇听罢才松了口气。在随军征战中，天穆很赏识温子昇，加封他伏波将军和行台郎中，前者有降伏北海寓意，后者则是不担负具体事务的五品官员。

北魏永安三年（530年）九月，孝庄帝诱杀了擅权的尔朱荣、天穆后，旋即却将尔朱荣侄子俘虏并缢杀。时中国北部战争纷起，愈发大乱。尔朱氏拥立的节闵帝上位仅一年就被脱胎与尔朱荣集团的高欢废黜。

高欢看名字就不像游牧民族。的确，高氏原本汉人，三百年前因祖上犯罪，全家被发配内蒙古，看来边塞生活并未使之完全鲜卑化。北魏中兴二年（532年），高欢与尔朱荣集团为争夺北魏朝政控制权，在韩陵山打了一仗。高欢侥幸以劣胜击溃对手，尔后尔朱氏势力瓦解，尽被消灭。高欢率军进攻洛阳，立元修为帝，是为孝武帝。韩陵山战役，是导致魏国政权转到高欢手里的关键之战。

温子昇在孝武帝时期担任侍读兼舍人，也称皇帝身边的侍读，所以他还有一个名称叫“温侍读”。其间，元修与高欢争权甚烈。双方决裂前夕，元修令温子昇替自己给高欢写信，温子昇因当时心情欠佳

《韩陵山寺碑》是菏泽籍文学家温子昇为北齐奠基人高欢韩陵山之战而写，立于邺南韩陵山（今安阳东北），文辞受到南北朝文学界著名文学家庾信高抬。据唐代张鷟（zhū）《朝野金载》载，当南朝人问及北方文士如何，眼眶子很高的他说了一句：“惟韩陵片石堪共语！其余皆驴鸣犬吠，聒耳而已。”这“韩陵片石”，以后演变为一个汉语成语。悲催的是，碑文的作者北方乱世才子温子昇，文章写成后不久就被杀，他的死是北朝文化的一大损失，令人慨叹。



回绝，元修大怒，在胡床上当场拔剑威胁，逼迫温子昇就范。

服务高氏谨小慎微 书碑颂功十分卖力

北魏永熙三年（534年），元修弃国逃出洛阳，投奔盘踞长安的军阀宇文泰。随着此次君相失和，孝武帝西奔，高欢由“尊王”的功臣沦为“逐君”的逆臣。为了平息口舌是非，高欢恩请孝武回归，未被理睬。于是遥废了帝号，另立幼主孝静帝，迁都邺城。

逃到长安没几天的孝武帝，竟遭宇文泰翻脸毒杀，北魏从此灭亡，分裂成东魏、西魏。掌控了东魏实权的高欢继承了尔朱荣的精髓，他让长子高澄坐镇邺城，自己以献武王爵位居起家之地遥控，并将温子昇留在邺城，让他在儿子身边服务。

身上贴着旧朝标签，却不得不混迹高家新朝，温子昇被置于尴尬与敏感境地。当时不光是他，许多士大夫估量早晚会有禅代之日，选择与高氏当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史书称温子昇这阶段：“外恬静，与物无竞，言有准的，不妄毁誉”。说穿了就是谨小慎微，对事物不妄断，不做情绪化表达。他在得闲的时候只与高澄的馆客元谨来往，两人时常诗歌唱和。

孙策做过高欢的大秘，一次酒后逼温子昇承认，温的文章不如他，口头承认还不行，还得写下来。温子昇都照办了，以诚恳的态度满口承认孙策厉害。做这些时，他心静如水，啥愤怒、啥不甘都没有。如此喜怒不形于色，可称修炼到家？至于他心里横着什么念头，没有人能揣测得出。

然而，温子昇表面上的这种君子心性却被当局另眼相看，视他为“内深险”。尤其高澄，对这个前朝臣子警惕得很，一直在留神观察着他。

高澄非昏君，年纪轻轻就懂得如何掌控朝局。针对天下人对东魏政权合法性的质疑，便一直图谋强化和弘扬老爹的尊王功勋。他围绕当年的韩陵之战大作文章。首先，他把温子昇派过去，撰写献武王平乱立帝的功业碑文。

温子昇不愧“北地三才”之首（第二、第三分别为邢邵、魏收），非常卖力地讴歌了高欢，将他比作齐桓、晋文，并用骈俪的词句覆盖回避了那场战争的血腥。

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七《内典下·寺碑》录有温子昇部分序文。相关的原文是这样写的：“昔晋文尊周，绩宣于践土；齐桓霸世，威著于邵陵。并道冠诸侯，勋高天下。衣裳会同之所，兵车交合之处，寂寞消沉，荒凉磨灭，言谈者空知其名，遥遇者不识其地。然则树铜表迹，刊石记功，有道存焉，可不尚与！……大丞相渤海王，命世作宰，惟机成务，标格千刃，崖岸万里。运鼎阿于襟抱，纳山岳于胸怀，拥玄云以上腾，负青天而高引。钟鼓嘈嘈，上闻于天；旌旗缤纷，下盘于地。壮士慷慨以争先，义夫愤而竞起。兵接刃于斯场，车错毂于此地。轰轰隐隐，若转石之坠高崖；碨碨磕磕，如激水之投深谷。俄而雾卷云除，冰离叶散，靡旗蔽日，乱辙满野。楚师之败于柏举，新兵之退自昆阳，以此方之，未可同日……”

序文后段称为纪念普泰二年（532年）三月大败尔朱氏联军的韩陵之战，高欢“考兹沃壤，建

此精庐，砥石砺金，莹珠琢玉”，寺成而立碑。

骈文不求生僻，除晋文、齐桓句，用典较少，通篇刚健流畅。高欢、高澄捧读后赞不绝口，六朝精英皆视文章为“不朽之盛事”。

为扩大功业碑的影响，高氏父子决定借助佛教信仰之力，丰富纪念形式与意涵。北魏与其他王朝不同，包容多元文化，儒释道共生共荣。父子不惜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于韩陵山战场原址建起一座规格很高的佛教塔寺，在民间大力塑造传播“高王”的神圣性。

由于韩陵山巅的寺碑建成后是百余年的动荡，先后遭遇北周焚毁、隋代废弃、唐末战乱等多次浩劫，或被改建或被破坏，原石流失不存，温子昇的骈文作于何时已经无法确定，以至出现“古碑文字尽，荒寺年代迷”的状况。不过，该寺建于何时虽无明文，却有蛛丝马迹可窥端倪。

东魏天平四年（537年）十月，高欢在西征时因沙苑之败功亏一篑，“弃器甲十有八万”，他骑着骆驼仓皇逃归。次年三月，上表孝静帝，主动辞去大丞相一职。不久又因河桥之捷恢复原职。此后他未敢向帝位迈进，反而“事静帝礼甚恭”，包容一些心向西魏的文武官员。

韩陵山寺大概就在这阶段建立。之所以没有像永宁、定国等依据佛典或吉意冠以抽象专名，而取与地名有联系的俗称，可能是出于能够便于人们直接联想的缘故。

东魏武定三年（545年）秋，梁朝遣通直常侍庾信出使东魏。《朝野金载》记载了相关轶事：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，文士多轻之。庾信将读温子昇《韩陵山寺碑》而写的《枯树赋》示之，见者无敢言。南人

问：“北方文士何如？”庾信回答了本文开头那句“惟韩陵片石堪共语”。这证实，是年秋，他见到了韩陵山寺碑，并因他推崇，“韩陵片石”一语流传开来。韩陵山寺自齐至唐皆称此名。

到了明代，因崔铣的《邺乘》将韩陵山寺碑与定国寺碑混淆，韩陵山寺后被误称定国寺有年。明人据《艺文类聚》传世文本重刻此碑，民国年间尚有一段碑身与底座残石存于韩陵山定国寺内碑亭（见图）。既往学者讨论此碑，也主要从文学着手，“韩陵片石”背后的那座寺鲜少受到关注，以至长期错讹。

文友谋划政变未遂 嫌疑难除活活饿死

庾信离开后的第二年，即东魏武定五年（547年），侍讲荀济、宗室元瑾、侍中刘思逸等一些辅佐傀儡孝静帝的近臣，策动了一场政变。他们派员以修建土山为掩护，在宫中挖掘地道，试图潜入高澄府邸诛杀他。地道挖至千秋门时被发现，事情败露。高澄随后将孝静帝幽禁，处死了荀济、元瑾等参与密谋的大臣。

高澄怀疑温子昇参与了此事，起码认为他是知道内情不报，于是将他逮捕，投到晋阳监狱。高澄下令不准给温子昇送吃的東西。温子昇忍饥挨饿，撕身上的棉衣吃，最终活活饿死。他死后，尸体被放到大路上，全家都被抄斩。

温子昇在东魏建立后，一直任高澄的咨议参军，按说他是高澄的近臣，不是孝静帝的人。在没有拿到温子昇谋反实据的情况下，高澄就置他于死地，旁人都认为是他与元瑾曾在南梁使臣的官舍里有过交际，笔者觉得这只能算原因之一，最主要恐怕还是对温子昇“内深险”的印象所致。

高澄不会不知道，当年孝庄帝诱杀尔朱荣，温子昇是主谋之一。当时，他亲笔写好了尔朱荣的罪状，去呈送孝庄帝过目，准备成功后昭告天下。但没想到尔朱荣受到召唤来得很快，与他打了个照面。看到他手里捧着的圣旨，尔朱荣问拿的何文书，温子昇脸色不变，若无其事回答“敕”。尔朱荣遂淡然无视，而孝庄帝一见尔朱荣，吓得腿软说不出话，还是温子昇递酒，孝庄帝微醺后壮胆才成事。故在除掉尔朱荣事变中，现场的温子昇起了很大作用。对温子昇的面不改色与临危不惧，高澄能放心吗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所以政变事一泄，高澄立即将温子昇收监就不难理解了。

温子昇死时年仅52岁，殊为可惜。他遗留下《文笔》35卷、《永安记》3卷传世。作为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的诗文大家，他创作的诗文传到江南，不只庾信赞叹，梁武帝萧衍也很赏识其文笔，说：“曹植、陆机复生于北土，恨我辞人，数穷百六。”即感慨温子昇仿佛是曹植、陆机两位魏晋文学巨匠重生在北方，遗憾的是，我梁朝（南朝）这样的大才却寥寥无几。

温子昇的死，最大的损失是让南北文学融合的步伐戛然而止，复苏的北朝文学重新步入了寒冬。